百年老镇新地标
多伦多列治文山表演艺术中心

文/周凡夫

2019 年 3 月 25 日年“升格”为“市”的列治文山市，是大多伦多地区的一部份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约克区中南部的一个城市，和中国石家庄保持友好城市关系，离多伦多市区以北约 15 公里，为大多伦多地区的一部分。这个城市根据 2016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，人口只有 19 万 5 千多，但在市中心却建有堪称是“世界级”的列治文山表演艺术中心（Richmond Hil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，简称 RHCPA），自建成以来，已成为列治文山的城市地标。

人口约两万国际级场馆

列治文山的开发历史可追溯到加拿大首位总督锡姆科于 1790 年代兴建将殖民地首府约克（即现多伦多）向北连接多个城市，并贯穿现时列治文市中心的央街算起，那就已有超过两百多年了，在北美来说，可列入老镇之列了。这里的居民原以欧裔殖民为主，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后继续效忠英国的保皇派、和德裔宾夕法尼亚人。人口成份变化最大的是 1986 年至 1991 年间，急升了 71.3%，是同期加拿大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城镇。这当是当年香港移民潮下的效应，到今日列治文山仍有大量华裔居民，2016 年人口普查时，华裔居民便占了超过三成！难怪市内到处都有中文字招牌的商店了。

列治文山表演艺术中心的兴建当然与当地发展紧紧相扣。现时在中心广场上便竖立有一块纪念牌，上面写着列治文山从 1794 年开始的城市发展的过程。

原址央街 10266 号原是于 1897 年用了五千元兴建的列治文第三高中学校，两层高红砖中世纪哥德式建筑，后来学校迁到更大的建筑，1932 年至 1992 年间，则成为列治文山市议会的办公地方。

现时 RHCPA 的门牌号码是央街 1026 号，往日既曾是市议会的办公楼，亦曾是烈治文山的市政大楼。2003 年议会通过，将此一位于央街和威街交界的地段兴建 RHCPA，并明确指定是烈治文山的一个新的小区中心，是一个能提供世界级文化演艺表演设施的中心；后来决定采用了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杰克 · 戴文的设计，用了三千万加元建筑费，这可是烈治文山从未有过的庞大市政建设计划。由此，也就在 43,000 平方英尺地盘面积上，建上了这座拥有 631 个座位的 RHCPA，一个拥有乐池，和在约克地区空间最高的表演场馆。

RHCPA 除了世界级的多用途表演场馆，还有一个布置有不少桌椅，可让人轻轻松松休憩的广场，还有将一座活化的古老建筑，名为“Covernotes”的茶馆与咖啡室，Covernotes 外还竖立了一座现代纪念雕塑。RHCPA 的位置正是当年列治文山最早开发的市中心地段，为此，附近仍存在着很多古老建筑，随目便可见到有古老的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。

拥有驻场年轻管弦乐团

RHCPA 现时几乎每晚都有不同节目上演，这些节目从本地的艺团，到加拿大其他城市的表演者，和国际性的演艺团体，可以说是琳琅满目，这些节目不仅在剧场举行，还可以安排在大堂户外广场；今年七至八月便和过往一样，会在户外广场举行连串系列性的“广场爵士乐”音乐会，风雨不改，于晚上七时至九时广场便会变成充满活力乐韵的空间。 此外，还会有一系列针对学生的教育性节目，包括演前工作坊，客席艺人进课室，课余艺营等节目。

不仅如此，RHCPA 更邀得 KSO 作为驻场管弦乐团，每年乐季都安排有一系列音乐会在此举行。 KSO 管弦乐团全名为“Kindred Spirits Orchestra”，带有“志同道合”之意，所谓“同族裔精神”，指的当然并非是某一族裔，而是指在音乐上追求的共同精神。KSO 的规模基本上是四十多人的双管编制乐团，但可视所奏曲目需要增添助阵乐师。

KSO 于 2006 年成立，乐团不少乐手都很年青，特别是弦乐手，明显地便有是跟随老师参加的学生，“客串”演出来作为学习吸收经验。乐团至今刚十多年光景，已赢得很好的声誉，音乐会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满座盛况。KSO 由现任音乐总监基思坦 · 阿历山大于 2006 年创建，这位被波士顿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桑德赞誉为“在任何艺术世界中的大师”，是近十多年来活动力很强的加拿大指挥家，既是国际音乐学院的创院音乐总监，亦是万锦市现代音乐节的创节艺术总监，除指挥过蒙特利尔歌剧院、温沙交响乐团等加拿大乐队，亦指挥过埃及开罗交响乐团、德国斯图加特巴赫—科隆乐团、索非亚莫扎特学院交响乐团。KSO 在他领导下，每年除在万锦剧院，列治文山表演艺术中心演出，还在多伦多市中心 CBC 高特演奏厅、及安大略省南部一带演出，成为多伦多新起的音乐力量。

现代简约存有“秘密武器”

RHCPA 的座位设计，基本上采用剧院式的半弧形排列，整体感觉很和谐，很现代简约风格，墙壁与天花主要均是泥黄色抽木板结构，分为大堂座位与楼座，在楼座可见得到剧场内两侧各以五条白色石柱支撑，楼座背壁则有白石石柱三条，合共十三条。

抽木板墙壁都有凹凸梭角线条，加上三大块横置的弧形天花，都明显地考虑到音响反射的需要，较为特别的是，楼座最后面的抽木背壁却采用了临时钢架悬挂的双层大毛毡（内层黑色，外层淡粉红色）来遮掩，作用明显是吸音，减少音波的反射，这可是场馆调整音响效果的“秘密武器”呢。

楼座座位除两侧有走道，中间亦有走道两条，座位纵向分为三区，共有 7 排，中间一区第一排 12 座，递增到第六排 17 座，最后一排则因圆柱位阻隔，只有 16 座，合共 93 座；两边侧区的 7 排座位，前 3 排 7 座，后 4 排 5 座，两侧合共 82 座，加上楼座两边走廊各有 8 座，楼座座位合共便 232 座。楼座走道全是炭灰色石质。

座椅采用钢材结合木材结构，椅

背及座垫均是淡紫色丝绒，其中不少座椅的木手柄上都装嵌有小名牌，其上注刻有人名，这些人名并非兴建这个场馆时的捐献兴建费的资助者芳名，原来是参加中心会所的当年会员名字，此一做法，既能增加参加会所的吸引力，又能加添会员的投入感，是不错的设计。

堂座座位分为前后两大区，中间以半圆弧形的优美矮木墙分隔，后区五排座位，除两旁走道，中间两走道将座位分为三区，中间区每排由 13 座递增至 17 座，共 75 座，两侧区各有 36 座，后区合共有 147 座，每排均按阶梯高低排列。前区后 5 排亦按阶梯高低排列，前 5 排则按斜坡排列，以两走道分隔，中间共 11 排，每排 12 座，共 121 座；两侧边由每排由 5 座至 6 座，共 40 座，两侧合计 80 座，前区合共便有 201 座，前后区合计堂座便有 348 座，加上楼座，固定座位便有 580 座，另还有可移动的座位，合共便有 631 个。

舞台及剧院镜框舞台，面积深度与宽度相约，舞台地板黑色，舞台有黑色间幕，并有充足的悬景捍，和现代剧场完备的灯光系统，可供各类型的戏剧性节目演出。

四位指挥执棒国庆演出

笔者这次到访多伦多，有缘在此场馆欣赏了一场名为“美乐大同”的音乐会，那便是驻场乐团 KSO 今年乐季在 RHCPA 的重点活动。这场音乐会由 KSO 管弦乐团邀请香港圣乐团远道而来，联同温哥华圣乐团（部份团员是香港圣乐团的旧团员），组成近百人的阵容，联同 KSO 管弦乐团举行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暨港加音乐文化之旅”的庆典活动。音乐会的内容设计，亦特别强调港加两地携手合作的意义，乐团并特别委约在多伦多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香港作曲家，亦是香港圣乐团音乐总监的陈永华，特别为这次活动创作第九交响曲《仁爱大同》，作为音乐会的重点曲目，为此这场演出亦被列为今年香港多伦多经贸办举办的“香港周”的高潮演出活动。

音乐会由 KSO 乐团的联合指挥，来自匈牙利的 Michael Berec 担任主持。音乐会开始时，首先由助理指挥，在加拿大成长的 Travis Grubisi 带领下，先演奏了加拿大国歌，再奏中国国歌。音乐会的开场曲是美国作曲家柯普兰的《老实人鼓号曲》，在联合指挥 Michael Berec 的指挥下，为音乐会提供了很好的开场气氛。

演出当日走台时，对当晚两个重要作品的演出，令人存有很大的悬念。演出的 RHCPA 毕竟是一个剧场场馆，舞台全开放式，将后舞台亦与前舞台连接起来，空间足够将一个三管乐团及百人合唱团容纳下来演出，但剧场的舞台不仅没有反音背板，两侧还是侧开的布幕，声音会被吸去或散去；合唱座席置于最后面，声音要能冲出乐团的墙吗？确实令人有点悬念。

此外，两部作品对合唱团的要求都存在着一定的难度；上半场陈永华的第九交响曲《仁爱大同》，是一首演出时间长达 42 分钟的三乐章交响曲。首尾两乐章都结合四部混声大合唱，要求有一定的专注性，加上是全新的原创作品，而且以仁爱追求世界大同作为主题，陈义之高，直追贝多芬第九交响曲！（“贝九”只在终章加上合唱）。幸好，这部还要加上四件民族乐器，在结构与音色上都有点复杂的大型交响曲，于 5 月 26 日在香港大会堂先行作了一次预演（版本与在多伦多的世界首演版本有点不同，在香港预演时加上男高音莫华伦的独唱），

这多少有助今次演出的水平保证。同时，香港圣乐团此行，于正式演出前的 6 月 17 日抵达多伦多后，每天都安排有排练，各人的状态亦得以保持，减少了时差的影响。

陈永华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欣赏理解都不难。他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念与目的，曾说得很清楚："明朝文学家杨慎写了一首诗慨叹长江逝水淘尽历史英雄。我从这首诗出发，请陈钧润教授以今天的长江承接，有还看今朝之豪情。"事实上，三个乐章的标题已清楚地交代了各乐章的内容。第一乐章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便采用了杨慎著名词作《临江仙》，从"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"，再接上陈钧润的"河水奔向东，历史洪流涌汇，大海中，和平进大同。千秋民族梦，和平进大同"。必就是说，在首乐章中，已用混声四部坚定浑厚的歌声，唱出了交响曲的题旨，很清晰地从古人感叹长江逝水有如人类历史长河，承接到现今中的中国梦、民族梦。乐队奏出前奏和主题后，四件中国民族乐器：沙泾珊的琵琶、杨伟杰的笛子、刘瑞中的古筝，和王景松的笙，便按序融入交响乐团的乐音中，共同营造出古代历史的空间感觉，合唱团才以满带情感的歌声唱出"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……"。合唱歌声随后变得带有节奏性，带有更为坚定的感情将"和平进大同"的期盼变成有力的"祝愿"。

第二乐章以《临江仙》中的千古名句"几度夕阳红"为标题，以缓慢弱奏的定音鼓声开始，传达出人类存在着深厚的仁爱之情，定音鼓其后更有一段独，与四件民族乐器在此乐章中都有所发挥。

文化承传以仁爱进大同

终章以《仁爱大同》为标题，重申人类以仁爱追求大同世界的决心，歌词主要出自陈钧润的手笔。乐章开始，合唱便以缓慢的宣叙般歌声唱出"洪水神话，开天辟地、诺亚方舟、大禹治水，共同之处，配合天地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……"将中国的大禹治水与西方基督教的诺亚方舟结合，由此引证今日环保与世界发展的重要。继后音乐变得带有鲜明节奏性，还将香港中大和港大两间大学的校训"博文约礼"、"明德格物"唱出，由此接上"文化承传、仁爱进大同"，歌词作出如此设计，非仅指出以仁爱进入大同之路，更藉此加入香港的本土元素与色彩，此点与陈永华过往不少作品强调现代都会文化的香港特色，和他在这部作品中于管弦乐团加入中国民族乐器，增添中国文化色彩的做法，可说是与他多年来的创作手法一脉相承；全曲最后在四件中国乐器，结合着小军鼓的有力节奏下，合唱团唱出充满力感的歌声："和平共融、愿望相同，让万众和平、共迈向大同"来结束。

陈永华这首作品不仅有很高的陈义，当晚在他指挥下，四件中位民乐演奏家分置于指挥左右两侧的舞台最前端，也就得以和乐队取得很不错的平衡；很显然地，陈永华这部作品在西方管弦乐与中国民族乐器及人声的结合上，亦因过去多首交响曲的

经验累积，在这部交响曲中见出更为圆熟饱满的效果；这在用以表达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，以仁爱追求大同的题材上，可说正好能相互切合；为此，当晚演出后，不少观众都起立鼓掌，这多少见出当晚演出的感染力仍是不少，在远离中国土地上，能唱响中国文化承传的仁爱之声，那确是一次感觉很奇妙的体验。

赞颂艺术之神的交响曲

半场休息后，由 KSO 音乐总监阿历山大登场，带领乐团联同合唱团演出另一部规模同样宏大的交响曲，那是很少机会欣赏得到的阿历山大 · 史克里亚宾的第一交响曲。史克里亚宾是俄国作曲家及钢琴家，他的第一交响曲写于 1899 年及 1900 年，共有六个乐章，第六乐章行板，包含女中音及男高音的独唱及合唱，歌词也是作曲家所写："艺术的荣耀，荣耀永远！ "史氏生前经常提到，"沙皇也须在艺术前屈膝"、"艺术能改变世界的面貌"、"艺术家比沙皇更尊贵，所以皇帝也要向艺术下拜"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史克里亚宾对艺术之神高度赞颂的交响曲，是认为艺术可以将世界改变的音乐，这可是与人类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相互呼应的音乐；不同的是，前者带有政治理想的蓝图，而史克里亚宾这首作品则是以贴近人类心灵的艺术作主题。

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曲，演奏时间长约五十分钟，对任合乐团而言都是不少的挑战。首乐章慢板开始，铜管乐担任了重要角色，随后弦乐、木管相继加入，带出的是一片沉寂色彩。在乐团首席的小提琴独奏段落后，气氛才出现变化。

接着三个乐章采用了快、慢、快的不同速度对比结构，排练时指挥动作幅度颇大，且很有戏剧性的阿历山大，当晚演出时在前面这四个乐章仍颇"克制"，第五乐章才得见他充满戏剧性动作的指挥手法；终章担任独唱的是两位加拿大青年歌唱家，女中音 Stephanie De Ciantis，和男高音 Ryan Downey。两人分别站于指挥左右两侧演唱，笔者座位于大堂中前左侧，听来两人的声音强度与音色都不错，但近百人的合唱团不仅座位设于舞台的最后边，而且下半场与乐队一齐出场，在空调的空间下于阴暗的剧场灯光中呆坐四十多分钟，最后才于竖琴的伴随下，开始加入高唱，为艺术之神唱颂；声带的长时间"冷凝"后再发声，难免打了折扣，但意外地，港加两个合唱团顺利"完成任务"，在定音鼓的"造势"下，与乐队将全曲带上高潮，以"Glory"的俄语歌声将全曲结束，这场音乐会写下完满的句号。

配套活动与三方面支持

这场国庆式音乐会，让笔者另有更深体会的是演出外的用心安排。音乐会举行前的七时十分，便由 KSO 的首席长笛手 Rodney Gray 在大堂侧边的长走廊举行了大约十分钟演出前的长笛独奏会；随即由 KSO 的首席圆号手 Donald Bastien 主持演前讲座；半场休息时，则由香港作曲家陈永华与观众交流，讨论他刚于上半场指挥的世界首演新作《仁爱大同》，可说都是能加强观众对音乐会的投入感，和对中心认同感的配套活动。

在演出场刊中的数据更不难找到 RHCPA 能够将这个在古老小镇上新建的世界级演艺场馆，经营起具有丰富多姿，包罗不少世界级节目的原因，那不仅是具有专业的管理团队，更重要的来自三方面的支持，一是政府不同层面的支持（列于场刊上的有十个政府部门）、二是由十五人组成的董事局、三是来自社会各方面，在经济上的支持，这包括有七个基金会，和众多的独立捐献者。可以见出，今日要能将现代化的演艺场馆经营起来，这三方面的支持缺一不可，不然更好的、更新的设备的演艺场馆，仍只会是一座死沉沉的硬件而已。